

文獻學管窺

徐有富 著

發讀精思

先生答沈叔晦書曰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泛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工耳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之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之自有至處 發讀精思既曉得人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望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效也 答林伯和書曰講學莫先於語蓋而讀語益者又須逐章熟讀精思不通然後求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 答余占之書曰讀書之法熟讀精思此外更無別巧 答胡季隨書曰讀書不務精熟則久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所動 答路季章書曰將語孟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沈潛心肝五臟許多忿懣之氣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讀書法

三

文献学管窥

徐有富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献学管窥 / 徐有富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06-1744-5

I. ①文… II. ①徐… III. ①文献学—文集 IV.
①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9632号

- | | |
|---------|---|
| 书 名 | 文献学管窥 |
| 著 者 | 徐有富 |
| 责 任 编 辑 | 王清溪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
| 开 本 | 889×1194毫米 1/32 |
| 印 张 | 18.875 |
| 字 数 | 440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744-5 |
| 定 价 | 8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0) |

自序

2002年,我与徐昕出过一本文献学论文集,题为《文献学研究》。十多年来,我又写了数十篇文献学论文,遂集成《文献学管窥》。这些论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文献学家的。我曾写过一本题为《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的教材,若想提高一步,最好对一些杰出的文献学家的成才之路做个案研究,于是我借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其他机会,有意识地围绕朱熹、章学诚、柳诒徵、黄侃、汪辟疆、施廷镛、钱穆、刘咸炘、屈万里、张舜徽、程千帆、卞孝萱等写了一组论文。这些人多数学历不高,学术成就却非常突出,所以特别有参考价值。下面试述几点:

要立志。有人问朱熹:“为学工夫,以何为先?”他回答道:“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在朱熹看来不仅要立志,而且要立大志。他的所谓大志就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学者钱穆也说:“真要做学问,则非立大志不可。用现在话来说,非有大野心不可。”他还对严耕望说过:“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有了远大的志向,就会产生巨大动力,因而会取得突出成就。

要有良师。不少自学成才者,实际上获得过良师的指点与熏陶,如屈万里遇到了王献唐与傅斯年,张舜徽遇到了余嘉锡,卞孝

萱遇到了范文澜与章士钊。实在遇不到良师，最好也选一个学习榜样，如刘咸炘之私淑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识语·序》中说：“先师章君，宏识探原”，“不得及门，读书知言，口沫手胼，千周彬彬。纵横上下，导我于前”。章学诚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校雠学两个方面，刘咸炘也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尝自称：“原理方法，得自章先生实斋。”

要从目录学入门。汪辟疆指出：“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也。”卞孝萱曾搜集到吕思勉 1952 年写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其开头一段说：“至予之学术，则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程千帆为研究生上校雠学，作业就是让大家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篇学习体会。他曾对学生们说过：“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注意从目录学入门。”读书治学从目录学入门是条捷径。

要创新。梁启超称章学诚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因为清代很少有人研究史学理论与校雠学。章学诚曾说过：“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所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吾于史学，盖有天赋，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而柳诒徵之所以能在现代史学领域占有突出位置，是因为他的《历代史略》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章节体形式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他的《中国文化史》是我国第一部文化史；他的《国史要义》如张舜徽所说，“是继刘知几《史通》、章学诚

《文史通义》之后,在史评书籍方面,对旧史义例的综合概括,另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要熟读精思原著。朱熹指出:“读书之法,熟读精思,此外更无别巧。”“为学之道,更无他法,但能熟读精思,久之自有见处。”熟读精思的对象,显然指原著。近人柳诒徵说:“欲治史学,必先读史。”同样,欲治《诗经》,必先读《诗经》。正如朱熹所说:“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他还专门谈了自己熟读精思《诗经》的情况:“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解,少间却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遍,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遍,则胸中判然也。”他撰著的《诗集传》删掉了诗序,用“淫诗”或“男女相悦之词”来解释《诗经》中数十首情歌,并对《诗经》中一些诗的篇章结构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诗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现代学术史上,黄侃采用熟读精思原著的方法,也成就突出,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

第二部分主要是为一些文献学著作写的书评,第三部分主要是为一些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一些文献学著作说了点一孔之见。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博士论文,都应当在前人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一步。这是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就不详加讨论了。这里仅就论文写作谈点看法。

就论文选题而言,大致有专书研究、专人研究、专题研究三种类型。其中专书研究,由于研究范围比较集中、比较明确,因此也比较容易把握。本论文集集中所涉及的《太平御览研究》、《试论〈云南书目〉》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嫌某书内容过多,也可以只研究其中的某个部分,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按语研究》、《论〈南雍志·经籍考〉》。有些论文的题目虽未突出某书的某部分内容,但

是在实际写作中,也非面面俱到,而是突出该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其中专人研究的研究范围也比较明确,不过比较广,较难把握。因此,作者往往只研究某人的某个方面,如《胡应麟文献学研究》、《钱谦益诗学研究》等。有的题目虽然看起来是对某人进行全面研究,实际上也侧重于某个或某些方面,比如《缪荃孙研究》就侧重于文献学方面。再就是专题研究,如《唐五代宫词研究》、《清代辑佚研究》,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也比较明确,不过更广,也更难把握。由于这两个题目都是程千帆先生提出来而没有人系统做过,所以我还是持支持态度,以实现程先生的夙愿。

题目确定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材料,要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将原始资料、背景资料与相关研究资料收集齐全。如《朱彝尊年谱》、《海源阁藏书研究》、《缪荃孙研究》等等,都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即使写一篇书评最好也这样做。譬如我写过一篇有关《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书评,除已出版的几本校勘记外,我还读过《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张元济友朋尺牋》、《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的《校史随笔》、《张元济年谱》、《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相关资料。读了这么多资料,你自然会发现许多新材料,并产生许多新想法。有了许多新材料与新想法,将它们写成一篇文章,当然就不难了。有人觉得材料多了往往难以驾驭,那你最好将所读过的资料的关键词、关键词,以及内容提要,编成一个索引,这样检索起来就非常方便了。至于如何读书与写学术论文,本论文集的最后三篇,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兹不赘述。

第四部分是一组专题论文,由于涉及面比较广,都是一些难啃的骨头。不过这些论文往往能使我回想起一些往事。记得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虑到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在湖北阳新县的一座矿山里艰难度日,而我资质驽钝,岁数偏大,已不宜继续深造,

于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谋得一份差事。蒙程先生不弃，还继续对我指导。他曾让我写了篇《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孤本方志叙录》。叙录的写作体例也是程先生定的。该文写好后，曾经程先生批改，并留下了不少批语，有的批语还写得比较长。这些批语今天读来，仍具有指导意义。如我在《讷河县志》叙录的末尾说：“本志系首创，引用材料确凿，统计数字精确，对科研和编地方志均有参考价值。”程先生先打了一个问号，复批曰：“有什么根据，和其它材料对证过没有？”再如我在《遂昌县志》叙录的末尾说：“本志体例完备，材料翔实，十分可贵。”程先生批曰：“能略加证明否？”凡此，皆要求我们写文章要言必有据，实事求是。文章修改后，魏德裕先生因为与来新夏先生是中学同学，特地帮我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来先生，不过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有次周勋初先生到天津开会，程先生特地托他向来先生问过此事。直到魏先生退休以后多年，我们偶然相遇，魏先生才告诉我他在整理信件时，发现有封来新夏先生的回信，内容是问我是否愿意将这篇文章发表在某刊物上。遗憾的是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只好作罢。今年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地方文献整理座谈会，我在发言中提到了这篇文章，想不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立即为国家图书馆所创办的《书志》丛刊约稿。程先生、来先生、魏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前辈学者对晚辈的栽培与提携之情，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辛勤耕耘过，就会有收获。

徐有富

2015年9月于问津阁

目 录

自序	(1)
----------	-------

探访文献学家

朱子读书法管窥	(3)
论章学诚治学的若干特点	(17)
大教育家柳诒徵	(33)
柳诒徵与国学图书馆	(39)
黄侃读书法管窥	(61)
黄侃与目录学	(72)
汪辟疆目录学成就管窥	(81)
为高校图书馆事业奋斗一生 ——纪念南京大学图书馆前副馆长施廷镛先生	(100)
钱穆治学的若干特点	(112)
试论刘咸炘的成才之路	(129)
屈万里成长模式研究	(144)
试论张舜徽文献学理论建设成就	(166)
跟程千帆先生做学生	(181)
试论卞孝萱的资料工作	(198)
求新与坐冷板凳	(216)

钻研文献学论著

《书序》考	(227)
“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	
——读《晏子春秋》	(245)
别开生面的《史记》文献整理工作	
——略谈《〈史记〉选本丛书》	(249)
唐人小说研究的新贡献	(270)
搜残辑佚 辨伪存疑	
——评《陆游全集校注》	(275)
《文献通考·经籍考》按语研究	(279)
论《南雍志·经籍考》	(293)
整理俞正燮文集的里程碑	
——谈《俞正燮全集》	(310)
试论《云南书目》	(320)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简析	(334)
走近国学大师	
——读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358)
摸清史志目录的家底儿	
——评《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	(364)
开卷闻书香	
——读《中国版本文化丛书》	(369)

披读博士论文及其他

《唐五代宫词研究》序	(379)
《太平御览研究》序	(382)
《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序	(386)

《清代辑佚研究》序	(393)
《海源阁藏书研究》序	(396)
《钱谦益诗学研究》序	(401)
《朱彝尊年谱》序	(403)
《曾国藩文学研究》序	(411)
《缪荃孙研究》序	(413)
《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序	(417)
《彷徨与迷途——刘师培思想与学术研究》序	(421)
《中国古典文献学》序	(425)
《国学经典注音全本》序	(427)

管窥文献学专题

目录学与中国学术史	(435)
撰修多卷本文献学史适逢其时	(446)
黄丕烈跋《国语》及其他	(456)
胡适与新式标点本	(471)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孤本方志叙录	(482)
论我国索引源流与近代报刊资料的利用途径	(518)
信息时代话经典阅读	(558)
谈谈论文写作	(562)
怎样读书与写学术论文	(567)
论引文与引文注释	(575)

探访文献学家

朱子读书法管窥

宋人黎靖德将当时已有数种朱熹语录汇编成《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中有七卷专门论学，论学中又有两卷专门讨论读书法，实际上朱熹的所有著作都涉及读书治学问题，内容浩瀚，资料丰富，我只能略窥一二，谈点学习体会。

一、立志

有人问朱熹：“为学工夫，以何为先？”他回答道：“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7/116/2792)^①他还说：“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1/8/134)一样不可缺少。

在他看来，不仅要立志，而且要立大志，要立志做圣贤。一般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谋个一官半职。他认为这样的志向是渺小的，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今人也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做圣贤？是只要苟简做个人？”(8/121/1943)他的回答自然是要做圣贤，尝云：“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1/8/132)

^①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66年。斜线前为册数，斜线中为卷数，斜线后为页数。下同，不再出注。

那么学做尧舜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解释道：“所以为学之道，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①在他看来，“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1/8/133）

正因为朱熹具有伟大的志向，所以他才有气魄扭转经学研究的方向，将学习《论语》、《孟子》看得比学习《六经》还要重要，曾说过：“《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2/19/428）他还鲜明地反对过学生读《左传》，有人向他请教《左传》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公不求之于《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且《左传》有甚么道理？纵有，能几何？所谓‘弃却甜桃树，缘山摘醋梨！’天之所赋于我者，如光明宝藏，不会收得；却上他人门教化一两钱，岂不哀哉！”（8/121/2938）他从事《诗经》研究，也是为了实现他的宏伟志向。他在《诗集传序》中谈道：为了做好《诗》教，他“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

有伟大的志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动力；没有志向，自然也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他说：“学者须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1/8/134）又说：“某见今之学者皆是个无所作为，无图底人相似。人之为学，当如救火追亡，犹恐不及。如自家有个光明宝藏被人夺去，寻求赶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学者只是悠悠地无所用心，所以两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别，及再相见，只是如此。”（8/121/2923）

① [宋]朱熹：《朱子读书法》卷三《纲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9册，387页。

② [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页。

而朱熹则正好相反，经常夜以继日地读书学习，尝云：“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7/104/2615）他的学生也回忆道：“先生患气痛、脚弱、泄泻。或劝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虽甚病，才见光，亦便要起，寻思文字。才稍晚，便觉似宴安鸩毒，便似个懒惰底人，心里便不安。须是早起了，却觉得心下松爽。’”（7/104/2623）

二、熟读

朱熹说：“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家都未学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2/15/437）还强调道：“无他，只要熟看熟读而已。”（8/121/2917）

在他看来，读书是领会书的含义的基本方法，曾说：“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①因此朱熹提倡要熟读，指出：“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1/10/165）因此他强调多读，认为“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凡人若读十遍不会，则读二十遍；又不会，则读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见到处。五十遍瞑然不晓，便是气质不好。今人未尝读得十遍，便道不可晓。”（1/10/168）

^① [宋]朱熹：《朱子读书法》卷一《纲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9册，360页。

熟读最好能达到成诵甚至会背的程度。读古书熟读成诵并非易事,首先要知道每个字的正确读音,还要会断句。而要做到正确无误地断句,自然要懂得词语的含义与章句的内容。所以朱熹强调熟读成诵是保证学习质量的重要措施。他指出:“教人读书必欲成诵,真学道者第一义。”^①又说:“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8/121/2917)对于学习《诗经》,他特别强调要讽诵,指出:“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什,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曲,若唯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7/104/2612)书中的关键之处还要会背,尝云:“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1/81/197)

熟读当然指要熟读原著。有些人不重视读原著,他以读《诗》为例谈道:“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著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6/80/2068)所以他指出:“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②他还举例说:“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6/80/2068)在讨论《诗经》时,他对从已有的说教出发,而不是从读文本出发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指出:“曾见有人说《诗》,问《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

① [宋]朱熹:《朱子读书法》卷一《熟读精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9册,368页。

② [宋]朱熹:《朱子读书法》卷四《虚心涵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9册,402页。